

#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交互文化语用学<sup>①</sup>

冉永平 刘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摘要:** 语用学从单一文化语境下的语言交际研究发展到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交互文化语用学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在研究的理论视角、分析方法、主要内容, 尤其是在语境基础等方面, 都有别于传统的语用学研究。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 交互文化语用学采用多维视角, 探究来自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际者选择某种通用语进行交流时, 所体现的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交互与融汇, 描述与阐释该语境下所涉及的注意与意图、前语境与现实情景语境、个人中心主义与合作之间的交互与转化以及为了实现成功交际所进行的共知信息搜寻与建构。

**关键词:** 交互文化语用学; 多元文化语境; 交互文化性; 共有基础

**中图分类号:** H0-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382(2018)04-0027-07

## 1 引言

当今世界交际日益具有多元文化性, 越来越多母语和文化不同的人选择英语作为通用语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ELF) 进行交流, 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各自母语文化的影响带入其中。传统语用学理论采用单语言、单文化视角, 针对话语产出和理解过程, 致力于普适原则和规则的发现与描写, 忽视了交际的多元文化性。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跨文化语用学 (Cross-cultural Pragmatics) 基于传统语用学和跨文化交际学理论, 致力于对比言语行为在不同文化中的实现方式以及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问题与障碍, 如冲突、误解、语用失误等, 增进对跨文化交际中言语行为表现的了解, 然而对比往往基于国家文化, 未考虑不同亚文化群体以及交际个体间的差异对交际过程的影响, 因此不能有效揭示多元文化背景下交际互动的机制。交互文化语用学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概念的提出体现了对多元文化背景下交际中合作 (即交际的社会文化属性) 和自我中心 (egocentrism) (即交际的个体认知作用) 两方面的重视, 可以更全面地揭示交互文化交际的多元文化性, 了解多元文化语用能力的特征与表现。

## 2 交互文化语用学的缘起

首先需要厘清术语的使用及其翻译

问题。较多研究并未对“cross-cultural”和“intercultural”进行区分, 如Huang (2012: 14) 把跨文化语用学和交互文化语用学笼统定义为“从跨越文化和语言的角度系统研究交际中的语言使用” (Cross-/or inter cultural pragmatics is the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use of language across different cultures and languages)。国内不少研究也把cross-cultural和intercultural都译为“跨文化” (参见贾玉新, 2006; 朱武汉, 2016), 我们认为这样是不恰当的, 因为后者所涉及的交际群体来自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 他们在一起使用共同的语言 (如英语) 进行交际, 这体现的是一种交互文化语境, 而不是各种独立的、单向的文化语境。这显然不同于跨文化交际, 因此本文把“Intercultural Pragmatics”译为交互文化语用学, 试图将其与跨文化语用学区别开来, 因为跨文化语用学强调文化的差异与不同, 文化因素被视为影响交际成功的障碍, 而交互文化语用学探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际者在互动时的语言使用, 注重描述不同语言文化的交融以及涌现因素, 文化差异被视为可用资源。交互文化语用学的诞生体现人们对文化的认识转变。

语用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对文化的作用看法不同。传统语用学把文化看成静态的语境因素, 涉及具有共同特征的国别、种族群体身份、刻板印象等, 这些以固定知识的形式先于交际而存在。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 蓬勃发展于90年代的跨文化语用学, 是将文化因

**作者简介:** 冉永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 《现代外语》主编, 研究方向: 语用学、话语分析等, E-mail: ranyongping@hotmail.com。刘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商务英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语用学、商务话语研究, E-mail: liuping0825@163.com。

素引入跨文化交际中意义研究的一种宽泛的语用学(冉永平, 2004: 29), 属于交际中两种或多种语言之间的跨面研究。相关研究基于传统语用学理论, 探究语用原则和准则在不同语言文化中的遵守和违反程度, 从而了解其普遍性(House, 2000; Kasper & Schmidt, 1996; Spencer-Oatey, 2000; Thomas, 1983; Wierzbicka, 1991, 2003), 旨在“提升对语言交际中语用语言现象和社交语用现象的解释”(何自然、冉永平, 2009: 92), 避免跨文化交际失败的产生, 推动其顺利进行。交互文化语用学则关注如何在保护文化的同时又关照交际需求(Mey, 2004: 28), 从社会文化、个体认知等多维视角研究多语、多文化背景下的交互文化性、共知基础和凸显(salience)等(Kecskes, 2013, 2017), 发展了传统语用学。

交互文化语用学的诞生源自人们意识到跨语言和跨文化交际已成为21世纪语用学研究的一个新挑战(Kecskes, 2013), 它试图采用多维视角, 观察和描写来自不同文化的群体或个体如何利用语言文化资源, 寻求和建构共知基础, 调节和协商意义的产出和理解, 完成交际任务(参见Baker, 2015; Bargiela-Chiappini & Nickerson, 2003; Kecskes, 2004, 2013)。事实上, 早在19世纪和20世纪, 交互文化交际就伴随殖民主义出现(Piller, 2011: 18), 涉及的主要领域是语言教育和文化培训, 包括冷战时期外派人员的军事和外事训练、应对反恐战争中中西文化冲突以及经济全球化中的多元文化性。交互文化语用学则是交互文化交际在应用语言学领域发展的最有影响的学科之一(Baker, 2015: 19)。鉴于跨文化语用研究的主要议题, 如文化差异、他者性(ootherness)和文化优越性等越来越受到批评和质疑, 交互文化语用学最终从语际语(interlanguage)

语用学和跨文化语用学中分离出来, 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2004年由Istvan Kecskes主编、德国Mouton de Gruyter出版社发行的学术期刊《交互文化语用学》(*Intercultural Pragmatics*)标志着这一新兴研究方向的诞生。语用学的权威期刊*Journal of Pragmatics*在2006年第38期辟专刊探讨交互文化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 Mey(2006: 1793)在编者按中指出, 语用学研究中加入交互文化视角, 有助于了解意识到各种文化因素的存在如何影响我们限定和区分语言行为, 甚至可以知晓在多大程度上误解是无法避免的。2013年标志着该研究领域已趋于成熟。首先, Istvan Kecskes & Jesús Romero-Trillo主编的论文集《交互文化语用学的研究趋势》(*Research Trends in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汇集了近20项相关研究, 分别从语言与认知、社会与文化以及语篇与文体三方面分析交互文化交际中的语言使用, 语料来自不同语言使用的真实场景, 包括英语、俄语、汉语、葡萄牙语等。同年, 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Istvan Kecskes的专著《交互文化语用学》(*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该书系统阐述了语用学研究的社会—认知视角(socio-cognitive approach, SCA), 为研究交互文化语用现象提供了一种分析的理论框架。此外, Spencer-Oatey等学者对交互文化交际中的语用策略和言语行为表现等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 特别是Spencer-Oatey(2000, 2008)提出的和谐关系管理模型, 在概念层面对文化和人际关系进行了提升, 对交互文化语用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在具体研究层面, 交互文化语用研究的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不同于跨文化语用研究。跨文化语用学研究是基于传统语用学理论, 包括言语行为理论(Austin, 1962; Searle, 1969, 1979)、合

作原则(Grice, 1989)、面子理论(Brown & Levinson, 1978, 1987)和礼貌原则(Gu, 1990, 1998; Leech, 1983, 2005)等, 利用话语补全法、角色扮演、自然语料录音和“文化脚本”(cultural scripts approach)(Wierzbicka, 1994)等方法收集和分析不同类型的言语行为表现, 比较和对比语用原则和规则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是否具有普遍性。交互文化语用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描述和重构多语和多元文化情景下的语言使用互动过程, 把交际看成是动态的意义共建现象(Kecskes, 2013), 因此采用多维视角揭示其动态语境特征。研究对象也不再局限于句子、话语或言语行为, 而是在语篇—语段层面展开, 从语篇信息呈现的过程出发, 关注交际者如何对交际行为进行协商、调节和相互适应, 最终达到交际目的。就研究方法而言, Kecskes(2013: 224-239)指出交互文化语用研究可以采用会话分析、语篇分析、语料库和计算机媒介交际等方法, 分析来自口头、书面或网络情景中的交际互动, 比如, 可以把会话分析法与语篇分析法结合起来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对交际互动进行研究(Kecskes, 2013: 229)。一方面, 会话分析可以在微观层面描述言语行为序列和话轮组织, 发现来自不同文化的交际者如何选择语言手段和策略, 建构共有基础, 达成互解。当然, 交互文化交际中会话的进行并不一定按话轮顺序进行, 而是更加充满磋商、调整 and 适应等言语行为, 交际者在动态互动中共建交际过程。另一方面, 语篇分析法超越话语和言语行为层面, 从宏观上对语言使用进行社会文化分析。因此, 这两种方法的结合可以较全面揭示语言使用的动态过程。总之, 从跨文化语用到交互文化语用在研究出发点、目的、理论基础和方法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 3 交互文化交际的动态语境特征

近年来,语用学研究涉及较多的理论视角,比如社会—认知视角(socio-cognitive approach, SCA)(Kecskes, 2008, 2013, 2017)、关联理论视角(如Bardzokas, 2013)、变异语用学视角(如Ren et al., 2013)以及和谐关系管理视角(Spencer-Oatey, 2000, 2008)等,其中SCA可以较全面、系统地用于探究交互文化交际的动态语境特征。

SCA体现了语用研究的跨学科性,强调语用与认知的结合,这是语用学的发展趋势之一,也正契合交互文化语用研究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SCA自身具有交互文化视野,适用于考察双语或多语背景下的语境动态性,如合作与自我中心主义的互动与转化、涌现共知的寻求与建构以及集体凸显与涌现情景凸显的相互作用等。交际者既表现出合作意图,同时又表现出较强的自我中心主义,因为交际不仅受普适性的原则与规则的制约,还受语言文化特有的规则、原则以及个体认知背景、意愿等因素的制约,因此交互文化语用研究主张观察注意与意图如何引导交际中前语境与现实语境的互动,从而描述与阐释互动中所涌现的交互文化性和交互文化(Kecskes, 2008, 2013, 2017),以此揭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际者如何利用已存的语用常规与现实语境,寻求和建构多元语境下交际所需的共知信息,进而实现成功交际。

#### 3.1 前语境与现实情境语境的互动

根据交互文化语用学,交际者的前语境与现实情境语境在交际互动中共同制约核心意图与涌现意图的表达,影响话语的产出与理解(Kecskes, 2013)。语境涉及语言、认知、物理、社会文化等多维因素。前语境存在于大脑中,现

实情景语境是有关进行中的交际活动。语用的内部语境观认为词汇创造语境,语言表达的意义能够反映即时情景,例如“万寿无疆”“开业大吉”“您贵姓”和“You are all set”“Be my guest”“Have a nice day”等,这些表达创造语境,即它们自带标准化的使用情景,这是语境的构成性特征。语用的外部语境观认为语境有选择词汇特征的功能,可以决定话语意义,这是语境的选择性特征。交互文化语用学结合内部和外部语境观,认为语言表达和语境之间双向互动,它们既可以创造语境,同时语境又使意义具体化,因此要同时分析语境的构成作用和选择作用。来自不同母语文化参与者的前语境差异很大,加之有限的目的语使用经历,导致语境作用受到限制,因此还要根据现实情境语境,发挥语境的选择作用,在两种语境的互动中,交际者不断调整和相互适应核心意图的表达与涌现意图的识别,完成意义的表达与理解。

#### 3.2 涌现共知基础的建构

交互文化交际者之间缺乏核心共知基础,交际的进行更多依靠建构涌现的共知基础或共知信息。共知基础指“人们所共享的包括世界观、价值观、信仰和情景语境在内的所有信息的总和”(Kecskes, 2013: 151)。SCA结合语用观和认知观辩证地看待共知基础,认为它既是交际的前提、预先存在,又是涌现和共建的,并因此区别核心和涌现两类共知基础。前者指相对静态的(历时变化的)、普遍的、共有的知识,是针对某一语言社区而言;后者由现实情景语境触发的、相对动态的(共时的)、特殊的知识,是针对交际个体而言。涌现共知基础对现实情景语境更敏感,其建构依赖两种意义:共享意义和当前意义。前者是交际者之间共享的个人经历;后者是对当下情境的看法和判断。核心与涌现共知基础在交际中共同作用,且相互转化。交互文化交际者共享的核心共知基础

非常有限,但交际过程也并不像以往研究假定的那样充满问题与障碍,而是与其他任何形式的交际一样有成功也有失败。交际中共知基础的建构以一种“不确定”方式(“Not Sure” Approach)(Kecskes, 2013: 167-168)进行,即交际者对交际期待存在不确定性。这是由于他们对彼此的社会文化背景、语言水平和对现实情境语境的理解等缺乏核心共知基础,致使交际只能更多依赖意义更明确、更透明的表达,通过监控交际过程中话语的产出和理解、有意识地合作、预见问题以及尽量多给出信息等方式,寻求和建构涌现的共知基础或共知信息。

#### 3.3 涌现情景凸显

交互文化交际往往缺乏集体凸显,需要依靠涌现的情景凸显,才能推进交际的顺利进行。凸显是个符号学概念,指符号的相对重要性和突出性,也即,在所有的可能性中最可能的就是凸显的(Kecskes, 2013: 176)。语言的凸显意义是文化特有的,SCA把凸显看作交际的引导机制,因为从交际过程看,与交际有关的前语境对意图和注意之间的互动影响很大(Kecskes & Zhang, 2009),前语境知识驱动说话人对交际意图的表达和听话人的注意,所以与意图有关,只有在注意上凸显可及的信息,才能促进交际成功。

交互文化语用学强调凸显的三个方面:(1)语言凸显与感知凸显之间的相互作用;(2)凸显对话语产出和话语理解一样重要;(3)凸显受制于特定的语言与文化(Kecskes, 2013: 176)。交互文化交际中语言的凸显意义受到使用频率、熟悉度、规约性和典型性的影响(Giora, 1997, 2003),因此交际者记忆中的可及性信息必然存在差异,进而影响交际意义的表达与理解。根据可及性信息的凸显性质而言,凸显分为三种,即在在

凸显、集体凸显和涌现情景凸显。内在凸显指存在于说话人概念和语言知识中的自然偏好，形成于说话人使用语言的前经验，存在历时与共时变化，内在凸显受到集体凸显和涌现情景凸显的影响。集体凸显与有关，是某一语言社区中人们所共享的共知基础。涌现情景凸显指的是在语言产出过程中的凸显意义，与生动性、说话人动机和提及的临近性有关。比如，生动有趣的表达或交际中刚刚提及的信息凸显程度较高。在交互文化语境中交际者更多利用涌现的情景凸显，推进交际的。

总之，交互文化交际中语境具有动态性，即语言使用不仅受语境制约，同时也改变语境。交际是由个体和社会两组不可分离、相互作用的特征构成。交际者通过形成与当前现实情景相关的意图，以示合作，合作就是对他人的意图加以关注，同时又表现出一定的自我中心，即激活大脑认知中的最凸显知识或信息，去产出或理解话语。注意是交际者可利用的认知资源，这些资源使交际成为一种有意识的行为 (Kecskes & Zhang, 2009)，只有注意到交际者的意图才能促进交际的顺利进行。当意图通过语言表达时，交际者会在不同阶段加以注意，而影响注意程度的要素包括交际者的前经验、与情景相关知识的出现频率、熟悉度或常规性以及交际者的认知状态和/或注意资源的可及性。概括而言，交互文化交际者基于前语境，选择语言手段和策略，调节信息的现实情境凸显度，表达意图，寻求和建构涌现共知基础，最终实现交际目的或满足交际需求。

#### 4 多元文化语用能力

交互文化语用学丰富和拓展了传统语用学的研究视域，产生了新的关注点，如多元文化语用能力、交互文化性、自我中心主义与合作、集体凸显与个体凸显以及共有基础的建构

等，限于篇幅，以下仅探讨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语用能力问题。

交互文化语用学的关注点之一就是二语和多语使用者的语用能力表现与发展，强调社会文化环境和交际者的个人意愿或偏好对双语或多语语用能力的影响。语言使用中的语用知识分为语用语言知识和社交语用知识 (Leech, 1983; Thomas, 1983)。前者指语言形式方面的用法知识；后者指社会文化方面的语境知识。这两者密切相关，交际者既要掌握语言形式，又要了解适合的使用语境。交互文化语境中的交际者是具有“多元背景的复合体” (Mauranen, 2007: 244)，其语用能力表现不同于单一语言文化语境下的能力表现，不再体现为自上而下的静态规约性能力，而体现为交际互动过程中自下而上涌现的、混合的复杂系统，因此语用能力研究重视多元文化的交融，即交互文化性 (Kecskes, 2013)、语言使用形式及语用策略的特点与表现 (如Cogo & Dewey, 2012; Jenkins, 2007, 2011; Seidhofer, 2011)、交际者对交际的调解和协同能力以及创造性 (Baker, 2011; Pennycook, 2010) 以及对人际关系的关照 (Spencer-Oatey, 2008) 等。

##### 4.1 信息建构中的多元文化交融

交互文化语用学认为，交际中意义的表达与理解不是其组成成分的累积与组合，而是它们的互动与融合。交互文化交际涉及至少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化，因此Kecskes (2013: 5) 提出了“第三文化” (a third culture)、“交互文化性”“交互文化”等一系列概念，描述多元文化互动与融合过程中的涌现特征。Bhabha (1994) 首次使用第三空间 (a third space) 描述经协商重塑文化身份的可能性，他认为交际中身份建构和重构所在的空间是动态的，第三空间是开放和扩大视野的

机会，交际者的身份不再是非黑即白的两极区分，而是在第三空间中动态重塑的。第三文化是相对于不同本族语交际者的母语文化而言，即交际中创造的文化知识可能不属于交际双方的任何一方，是在多元文化融合中涌现出的第三类文化。交互文化性是包含相对固定成分和涌现成分的临时系统，在互动交际中的建构依赖于交际者所处言语社区中相对固定的文化模式和常规。交互文化强调不同语言文化的融合与互动，基于已有的文化背景知识和临时涌现的情景因素，共建临时性知识。无论是跨文化的语言能力，还是交互文化语用能力，我们都需关注非单一语言文化语境下所出现的“第三空间”或“第三文化”问题 (杨郁梅, 2016)。

交互文化不是某个言语社区中语言文化知识的单向传播，不是不同文化背景知识，如交际范式和规则等的简单组合与呈现，而是交际者在完成任务过程中，相互协调、竞争、调整和再协调，涌现为各种动态表现和多元化的融合现象 (Baker, 2015: 53)，是在文化接触中建构的文化 (Koole & ten Thijie, 1994: 69)。为此，多元文化情景下的语言使用更多体现为自下而上的多元文化互融性 (Kecskes, 2013)，这种互融性成为一种交际资源，为来自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英语使用者呈现或凸显自我文化提供了新的语境空间 (冉永平、杨青, 2016: 289)，不再是跨文化语用所假定的那样成为交际的障碍。比如，以下巴西学生 (B) 和波兰女士 (P) 的对话体现了多元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

B: And what do you do?

P: I work at the university as a cleaner.

B: As a janitor?

P: No, not yet. Janitor is after the cleaner.

B: You want to be janitor?

P: Of course. (选自Kecskes, 2013: 15)

两位非英语母语者使用英语作为通用语进行交际, 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文化(巴西文化和波兰文化)。在交际互动中, 她们把各自的前知识和经验带入其中, 创造了交互文化。在交流中, 两者都没有找到合适的英语词汇来描述波兰女士的工作, 当P说自己的工作 cleaner 时, 巴西学生纠正为 janitor, 此时波兰女士予以否定, 因为她自己确定了一个工作等级, 即 janitor 是高于 cleaner 的, 而这种区别在英语中是不存在的, 是在交际中临时创造出来的涌现信息, 即交互文化。交互文化的涌现体现了交际者共创知识和信息的语用能力。

#### 4.2 简单透明的语言形式

在语言形式选择上, 交互文化交际更多依赖语言表达的字面意思, 为此语义不透明的规约化、程式化表达等可能带来交际障碍。关于语言使用的前语境, 交际者之间存在较多差异, 缺乏文化特有的、高度规约化的语言知识, 如习语、谚语、情景限定语等, 然而在现实情境语境中的意义表达与理解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一定的前语境知识。因此, 如果交际中出现语义不透明, 承载较多特定的社会文化意义, 或使用受特定情景绑定的限定性话语 (situation-bound utterance), 如“纸老虎”“东施效颦”“my cup of tea”和“You are all set”等, 会加重认知负担, 容易造成交际困难, 因此交际更多依靠字面意义, 否则会产生误解和不解, 如下例:

(2) Gertrud和Xiaolu在人力资源部门前:

Gertrud: Here is the door.

Xiaolu: Who should go in first?

Gertrud: Be my guest.

Xiaolu: We are not guests here.

(选自 *Albany Corpu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此例中来自不同文化的Xiaolu完全不懂“Be my guest”的意思, 因为缺乏理解该表达的前语境知识, 没有把它当作情景限定语。显然, 在Xiaolu的背景知识中guest的凸显意义是“客人”, 因此在这个凸显意义的引导下, 出现了交际的误解。

#### 4.3 语言资源的创造性利用

在语言资源利用方面, 交互文化语用能力体现为交际者创造性使用可及资源的能力以及对彼此的宽容和理解。来自不同语言文化的交际者缺乏核心的共知基础, 对各自的语言水平也不一定了解, 但共同的交际目的促使他们创造性使用可及资源, 在此过程中寻求和建构涌现共知基础。当然这种创造性并不是有意而为之, 在多数情况下是为了推进交际, 不得已而为之。例如:

(3) (韩国学生K和土耳其学生T聊天)

T: I like but ... they like but they haven't time. I see in Albany too many people like sport. And they run and fitness.

K: Yeah.

T: They fitness. Too many people play tennis. So I think they sport. They, they keep yourselves healthy ... They keep healthy yourselves ...

K: Healthy.

T: Yes.

K: I agree with you. (选自 *Albany Corpu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其中土耳其学生把fitness和sport都用作动词, 还试图使用“keep oneself healthy”的程式化表达式, 然而句中的代词没用对, 应该使用

themselves, 却用成yourselves, 语言形式也不对。他自己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该例子说明, 交互文化交际中程式化表达会带来交际的认知负担。然而, 类似“创造性”或不符合语法规则的用法并没有影响信息交流。该例中, 现实情境语境, 即有关运动的话题和词语触发了一定的核心共知基础, 提高相关运动项目和知识的凸显度, 使之参与到当下的交际中, 建构涌现的共知基础, 引导和限定信息的有效产出与理解, 保证交际的进行。

#### 4.4 交际中的自我中心与人际关照

人际之间的任何交际都存在自我中心与合作的两种倾向。交互文化交际中交际者的注意和意图的表达在交际进行的不同阶段存在不同表现。一般情况下, 在交际初期由于双方缺乏核心共知基础, 交际会出现不确定性的自我中心。例如:

(4) (以下是巴西女士BIF和波兰女士PAF的聊天)

BIF: Errh ... Are your husband American or ...?

PAF: Errh ... Actually he is ... he is Polish. He is American but ...

BIF: OK.

PAF: ... because he came into the United States when he was a child.

HKM: Hmm.

PAF: He was something like twelve.

BIF: All right.

PAF: So ... you know ... but he ... he speaks Polish, yeah.

(选自 *Albany Corpu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在以上对话中, 巴西女士询问波兰女士的丈夫是否是美国人。刚开始, 波兰女士PAF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丈夫的经历, 也不管对方是否对

这些信息感兴趣, 尽管对方并没有问关于她丈夫的其他问题, 也即, 交际的现实情境语境没有要求或触及该行为, 但波兰女士根据自我意愿, 不断谈论自己的丈夫。这是交际中自我中心的一种表现。在交互文化交际中, 即使一方表现出较大程度的自我中心, 对方也会表现出较高程度的理解或宽容, 这位巴西女士BIF非常合作, 一直用“OK”“All right”等进行回应, 保持会话畅通, 这体现了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他者关照, 是一种人际关系的语用能力。

## 5 结语

交互文化语用学结合语用、认知等多维视角, 考察来自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交际者之间的互动与融合。这拓展了语用学研究的视域, 增添了新的研究议题。有关交际的语用研究不再专注于单一语言文化语境下的传统议题, 如言语行为、会话含义、合作、礼貌、面子等, 分析对象也超越了单个句子、话语或言语行为, 上升至更宏观的话语片段或交际过程, 关注焦点也出现了变化, 比如不同文化交互语境下的话语互动与融汇、交际者如何实现交际任务并满足需求、如何体现交际者的自我中心或对他者的关照等; 同时, 在交互文化语用学的视角下, 交际者的个体认知、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等之间相互作用, 交际双方或多方之间共同表达意图和构建意义, 因此注意与意图、个人中心与合作等之间的互动, 搜寻与建构交际多方之间的共知基础, 进而管理人际关系, 完成交际任务等。这些都是交互文化语用问题研究的新兴议题, 值得我们系统关注, 并进行深入探究。□

### 注释

- ① 本研究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一般项目“社会—认知视角下BELF交际中的元语用话语研究”(16BYY193)的阶段成果。

### 参考文献

- [1] Austin, J. L.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1968.
- [2] Baker, W. Intercultural awareness [J].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011(11): 197-214.
- [3] Baker, W. *Culture and Identity Through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M].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15.
- [4] Bardzokas, V. The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of causal connectives: Conceptual and procedural aspects of modern Greek *yati* and *epeiōi* [A]. In Istvan Kecskes & Jesus Romero-Trillo (eds). *Research Trends in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C]. Boston &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2013: 29-53.
- [5] Bargiela-Chiappini, F. & Nickerson, C. Intercultur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 A rich field of studies [J].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 2003, 24 (1): 3-16.
- [6] Bhabha, H. K. *Location of Culture*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 [7] Brown, P. & S. Levinson.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8] Cogo, A. & Dewey, M. *Analyzing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A Corpus-driven Investigation* [M].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2012.
- [9] Giora, R. *On Our Mind: Salience Context and Figurative Language*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10] Giora, R. Understanding figurative and literal language: The graded salience hypothesis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997, 8(3): 183-206.
- [11] Grice, H. P. *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 (The William James Lectures)* [Z].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12] Gu, Y. *Politeness and Chinese Face (Lecture Given in the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Z]. University of Luton, 1998.
- [13] Gu, Y. Politeness phenomena in modern Chines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0, 2: 237-257.
- [14] Gudykunst, W. B. Issue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 In William B. Gudykunst & Bella Mody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nd ed)* [C].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02: 165-79.
- [15] House, J. Understanding misunderstanding: A pragmatic-discourse approach to analysing mismanaged rapport in talk across cultures [A]. In Spencer-Oatey, H. (ed). *Culturally Speaking: Managing Rapport Through Talk Across Cultures* [C]. London: Continuum, 2000: 146-164.
- [16] Huang, Y.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Pragmatic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 [17] Jenkins, J. Accommodating (to) ELF in the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1, 43(4): 926-36.
- [18] Jenkins, J. 英语作为通用语言: 态度和身份[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 [19] Jenkins, J., Cogo, A. & Dewey, M. Review of developments in research into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J]. *Language Teaching*, 2011, 44: 281-315.
- [20] Kasper, G. & Schmidt, R. Developmental issues in interlanguage pragmatics [J]. *Studies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996, 18: 149-169.
- [21] Kecskes, I. A cognitive-pragmatic approach to situation-

- bound utterances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0, 32(6): 605-625.
- [22] Kecskes, I. Dueling contexts: A dynamic model of meaning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8, 40(3): 385-406.
- [23] Kecskes, I. Editorial: Lexical merging,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cultural crossing [J].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2004, 1: 1-26.
- [24] Kecskes, I.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25] Kecskes, I. The interplay of recipient design and salience in shaping speaker's utterance[A]. In Maria de Ponte & Kepa Korta (eds). *Reference and Representation in Thought and Language*[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238-273.
- [26] Kecskes, I. & F. Zhang. Activating, seeking and creating common ground: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J]. *Pragmatics and Cognition*, 2009, 17(2): 331-355.
- [27] Koole, T. & ten Thije, J. D.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cultural Discourse: Team Discussions of Educational Advisers* [M]. Amsterdam & Atlanta: RODOPI, 1994.
- [28] Leech, G. Politeness: Is there an east-west divide [J]. *外国语*, 2005 (6): 1- 29.
- [29] Leech, G.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M]. London: Longman, 1983.
- [30] Mauranen, A. Hybrid voices: English as the lingua Franca of academics [A]. In Flottum, K. (ed). *Language and Discipline Perspectives on Academic Discourse* [C].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7: 244-259.
- [31] Mey, Jacob L. Between culture and pragmatics: Scylla and Charybdis? The precarious condition of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J].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2004(1): 27-48.
- [32] Pennycook, A. *Language as a Local Practice* [M]. London: Routledge, 2010.
- [33] Piller, I.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 [34] Searle, J. *Expressions and Meaning: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Speech Act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 [35] Searle, J. *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 [36] Seidlhofer, B. *Understanding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37] Spencer-Oatey, H. *Culturally Speaking: 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Politeness Theory* [M]. Cornwall: MPG Books Ltd., 2008.
- [38] Spencer-Oatey, H. Rapport management: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A]. In Spencer-Oatey, H. (ed). *Culturally Speaking: Managing Rapport Through Talk Across Cultures* [C]. London: Continuum, 2000: 11-46.
- [39] Thomas, J. Cross-cultural pragmatic failure [J]. *Applied Linguistics*, 1983(4): 91-112.
- [40] Wei Ren, Chih-Ying Lin & Helen Woodfield. Variational Pragmatics in Chinese: Some insights from an empirical study [J]. In Kecskes, I. & Romero-Trillo, J. (eds). *Research Trends in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C]. Boston &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2013: 283-314.
- [41] Wierzbicka, A. *Cross-Cultural Pragmatics: The Semantics of Human Interaction* [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1.
- [42] Wierzbicka, A. *Cross-Cultural Pragmatics: The Semantics of Human Interaction* (2nd ed) [M].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3.
- [43] 何自然, 冉永平. 新编语用学概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 [44] 贾玉新. 跨文化交际中的人际关系管理, 导论(V-XII)[C].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 [45] 冉永平, 杨青. 英语国际通用语背景下的语用能力及其重构[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6(2): 287-299.
- [46] 冉永平. 语义学与语用学: 语言与话语中的意义导读[Z].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47] 杨郁梅, 第三空间视域下跨文化交际能力与英语水平的关系[J]. *现代外语*, 2016(3): 418-428.
- [48] 朱武汉. 跨文化语用学研究范式之检讨及变革刍议[J]. *外国语*, 2016(2): 48-59.

###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in Multicultural Context

**Abstract:**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is distinct from the traditional monocultural linguistic pragmatics in terms of it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research methods, and subjects, especially its contextual bases. As a newly arising research field,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adopts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to explore interactions between participants from different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It examines the interculturality in interaction by focusing on the interplay between attention and intention, prior context and actual situational context, egocentrism and cooperation, and how salience works in seeking and constructing common ground for the sake of successfully accomplishing communicative tasks.

**Keywords:**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multicultural context; interculturality; common ground